

FOREIGN AFFAIRS WEEKLY

報周交外

期一十第 卷一第

制改國僞要麼什爲本日

- (一) 爲侵略蒙古
- (二) 爲侵略華北
- (三) 爲便於歸併
- (四) 爲安定其國內人心
- (五) 爲準備對美俄作戰
- (六) 爲將來發展之基礎
- (七) 爲表示堅強的決心
- (八) 爲欺騙世界觀聽
- (九) 其他

分五洋大册每售零 日二十月三年三廿國民

行發社報月交外

門光第海中平北：址社

日本爲什麼要僞國改制

蠡舟

- 一，爲侵略蒙古
- 二，爲侵略華北
- 三，爲便於歸併
- 四，爲安定其國內人心
- 五，爲準備對美俄作戰
- 六，爲將來發展之基礎
- 七，爲表示堅強的決心
- 八，爲欺騙世界觀聽
- 九，其他

僞國是日本親手造成的傀儡，欲使之生存便生存，欲速之死亡便死亡，玩弄於掌股之上，驅使於鞭笞之下，這是毫不待言。但既呼之謂「執政」，又要他改稱所謂皇帝，畢竟是什麼原因？果真是如所言「順天應人」麼？恐怕則日本人，雖則傀儡自身，雖則土牛木馬，也決不會相信的。因爲天，不會發音，人，固數千百團體宣言反對。然則原因到底是什麼？概括的說一句，是一需要如此

「而已。

爲什麼需要如此？雖則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自溥儀稱帝的消息傳出，（按最初消息係去年十一月三十日華北明星報自東京通信得來。）迄於今日尙無人作專門研究，但據各方的推測，以及片段的情報，我們歸納起來，大約不外以下數者：

一，爲侵略蒙古

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平晨報載：

口本市消息日本軍閥自用武力占領東北四省後，內蒙古之東四盟，已有三盟與四省偕亡，祇餘跨越熱河察哈爾兩省北境之錫林郭勒盟，名義上尙屬我國領土，日本軍閥屯兵於多倫，阻碍錫盟與內地聯絡之路，不時秘派特務機關人員，煽惑該盟，使之脫離中國，月前之內蒙組織自治醞釀，確有珠絲馬跡可尋，近雖經烏伊兩盟擁護統一，中央大員，苦口開導，然錫盟方面，仍有懷抱不滿之日人，揚言外傳內蒙自治，有某國背景，在現在言並非事實，但

中央如始終漠視蒙人要求，則將來有背景出現，外蒙前事俱在，中央宜有以鑑戒云云，言外之意，頗為深長，觀於近日熱察邊境偽軍之活躍，及劉桂堂忽爾叛去，未免可疑，日人動以滿蒙合為一體，既得意於滿，終不忘情於蒙，其鬻蒙手段，完全抄襲滿清手段，從把握滿清治蒙兩大工具入手，一為聯絡喇嘛，故示推崇，一為收攬王公，許以權利，因蒙古人民根本不知國家，政治為何物，王公之向背，人民隨之，日人深知此點，故不採武力征服辦法，祇由若干特務秘密活動，最近又發覺一較可利用之工具，即使溥儀恢復帝號，為滿蒙皇帝，以使用皇帝名義，加封蒙古王公，蒙古封建制度，迄今未變，王公腦筋深印皇帝之名，即王公之由來，亦出皇帝，無皇帝當然無王公貝勒貝子等封號，日人設計之巧，用心之毒，固無以復加矣，近據新由關外之來客談，溥儀恢復帝號，事在必行，偽國之日人，早在籌劃之中，惟嚴守秘密，不向外間發表耳，稱帝之用，全在侵略蒙古，近派人向蒙古王公加以遊說、陰謀使內蒙歸附偽國。

南京一月五日中央社電：「日本侵佔東省，組織傀儡政府後，近又盛傳將於三月一日組織所謂滿蒙國，令傀儡於是日稱帝」。

一月十日華北日報社論：「三年前內蒙自治運動之活躍，雖不能證明受其指使，而蛛絲馬跡當為一般所視為疑問。現內蒙自治問題，已告相當結束，日本窺伺錫盟等之陰謀，亦不得不轉換方向矣。其方向之轉換，即探遜清之

羈縻政策，以「皇帝」為號召。一方以政治羈縻王公，許以權利，一方以宗教羈縻喇嘛，故示尊崇。近聞日偽兩方派人四出活動，遊說王公謂其稱帝以後，即遵康熙詔書，永矢弗諼。蓋康熙與蒙古王公設盟時詔書，固有「朕之子孫世世為皇帝，爾等即世世永保封爵，共享富貴」之言也。」

又九日社論亦謂：「蒙古本為封建制度，王公貝勒之名號，來自清之冊封，蒙王「皇帝」之觀念，今日尚存



！短苦日來年殘燭風

，康熙時代之「朕之子孫世世為皇帝，爾等即世世永保封爵，共享富貴」之詔書，蒙古王公當能記憶，故日人即欲利用溥儀稱帝之機會，迎合蒙古王公之心理，以實現其「滿蒙帝國」之企圖」。

一月十三日益世報社論：「溥儀稱帝而後，一方可以建都承德以窺內蒙，一方可以伺機入據清室故都之北平。」

一月十六日倫敦電：「京報斯德保衛報登載論文謂：

「：清室在蒙古當保有極大威望，然則溥儀稱帝，或即爲「蒙古忠順人民」加入「滿洲國」而成爲「滿蒙帝國」之先聲與。」

根據以上的幾種推論，覺得侵蒙爲其驅使傀儡改制目的之一，昭然若揭。惟稱帝已成過去的事實，併蒙尙未聞有如何具體的發作，這當然是正在秘密之中進行着。

二，爲侵略華北

一月五日世界日報社論：「日本帝國主義之必欲溥儀稱帝，非以尊重溥儀，亦非欲使愛新覺羅氏，世有其「滿洲」舊土，更非因日本自身爲君主國而欲「滿洲僞國」與其一一致。推其意不過欲以溥儀復辟爲號召。而謀造成華北之新局面，然後將東北與華北，一併吞併之耳。蓋日人誤信華北人心未亡溥清，以溥儀爲帝則可以收攪人心，而吞併華北。」

又一月十日世界日報社論：「日本之必欲演此一齣喜劇，在利用溥儀「復辟」之名義，以實現其吞併華北之企圖，吾人前已言之。據報載：溥儀「復辟」後，即將以所謂「滿洲帝國」資格，宣言世界，謂：「辛亥年間，清寶不忍生民塗炭，始行退位；以示揖讓。乃交出政權後，國事反益腐敗。故爲救濟人民痛苦起見，重建滿洲帝國，收回政權曰既「收回政權」，自必「收復舊地」佔領察綏，侵略華北，乃其當然結果。無可疑義。前年三月一日，僞國成立；今年三月一日，僞國改制；明年三月一日，又安知華北國境不實現？」

一月十日華北日報社論：「……溥儀之稱帝，即爲吞併察綏之開始，亦即進襲華北之張本；芳澤等之華北協會，正爲此桴鼓相應之準備，藉以完成其陰謀也。」

一月十四日上海晨報評論：「僞滿稱帝，直一侵占華北之前奏曲耳。今日之華北一日人監臨下之苟安的華北也。遷安，撫寧，盧龍，豐潤，玉田，三河等塘沽協定所規之區定域無論已；長城要隘，察東要區，猶爲日人牧馬之所，遑論榆關之交還哉？（按榆關此刻在表面上固名之曰交還，但實際又何嘗真是交還了呢？）而傀儡國之一執政「，一朝被迫稱帝，假中央集權之名，擴日軍駐防之區，曩者既假滿洲國之名，盡攬吾東北四省以俱去，果所傳「滿蒙國」之僭號而不謬，不得視吾今日之察綏，爲昔之東北乎？設更如傳者所云，恢復「大清帝國」，則其志在入關以佔吾華北，司馬昭之心，尤自昭然矣。」

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載：「北平通訊，自溥儀稱帝之消息傳出後，華北方面，較受激刺，社交方面，已引爲談話資料。當局方面亦認爲係日僞壓迫華北之另一步驟。」

吾人綜演以上數則，彷彿日僞侵略華北之且未問題，已成意想中的過去事實。至於上海晨報所謂恢復「大清帝國」，勿謂去題太遠，絕無可能，要視日本之需要如何而已。苟所必需，則置溥儀於長春與置溥儀於北平，有何難易之別？亦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可！

二，爲便於歸併

一月五日世界日報社論：「溥儀稱帝後，滿洲既爲一

姓所私有，則任何時，皆得拱手讓諸日本，無待徵求何等民意。」

申報一月十日時評：「……日本且認利用此種傀儡，操縱尙未能盡如人意。而溥儀近日又時發，再三請求重返天津，以過其寓公生活。日人因此感覺到利用操縱，有時而窮。曷若加速實現其吞併政策。轉多便利。再日本倡「日滿統制經濟」也久矣。設令傀儡國果然存在，則日本在東北三省境內所謂財閥軍閥官僚之對立，即永遠不能消滅，亦即統制永遠不能完全實現。欲在東北收穫移民之實效，欲以東北彌補其國內經濟恐慌，恐終將成爲幻想。於是遂積極轉變，強制民意，令溥儀稱帝，使滿洲速化爲朝鮮第二。」

再以軍事上論，日軍駐在東北者數逾十三萬，以之防制義勇軍之活動，以之鎮壓傀儡，固已充足，如以之對付其假想敵人——蘇俄，殊嫌不足。同時傀儡政治繼續存在，則偽國軍隊，終必存留。此類軍隊之依附傀儡，不過爲求衣覓食，一旦發生國際變故，其不能爲日所用，理勢至明，是故日閥乘大戰之前，先解決傀儡，由帝制而降爲藩臣，今日東北之傀儡，明日即爲朝鮮之李王矣。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吾人即逆料東北有陷於朝鮮之危機。今竟不幸而中。恐溥儀僭號實現之後，傀儡即將讓國。關東軍司令，即將一變而爲總督一類之名稱。吾人不信，請張目以待之。」

其實今日的「滿洲國」，已竟是日本吞併了東北後的

外交週報

日本的一個特區的別名；其對於所謂滿洲國的設施等等，亦即等於對於其自身的設施；由「滿洲國」改爲「滿洲帝國」，不啻「江戶」改名「東京」；由「執政」改爲「皇帝」，亦不啻縣長改爲縣主席；吞併是過去的事實，不是且來的目的。祇是在形式上，也可以說在口頭上，猶爲遮掩天下耳目計，不說「滿洲國」即是日本的朝鮮第二，偏說是「滿洲」亦是獨立國家耳。既如此說，當然似乎吞併又須經過一步形式上的手續。

惟是如此，故以所謂「滿洲帝國」的憲法，對照所謂一執政政府組織法來看，又覺得有幾點已竟很顯明的有了埋伏。

執政政府組織法第三條：「執政對全人民負責。」第四條：「執政由人民推舉之」以對全人民負責，且由人民的推舉之執政，欲使之簽訂合併條約，當然亦非不可能之事，然確亦較爲不便。而此次偽憲法第一條：「滿洲帝國，由皇帝統治之」，第三條：「皇帝總攬統治權」，觀此則主權在民之義意，完全消滅。當然即有主權在民之語，亦何嘗不是官樣文章，特僅此而無耳，使溥儀在偽憲政得如此地位非備爲將來歸併之便而何？又第四條：「國務總理大臣輔弼皇帝，負其責任。」此條就目前看，因可以認爲是爲滿足鄭孝胥之支配慾之然而同時合併之張本，很昭然的即伏於此。

又最近消息，日人田中光顯伯爵，爲對溥儀即位表示禮意起見，決將在靜岡縣岩淵之本人所有別墅古谿莊，奉

贈溥儀，且已由遊日途中之偽立法院長趙道欣伯，携帶該項圖案及像片回滿。該別莊佔日畝八百四十，係明治四十五年造成者，莊內有柑橋園及水田，且可遠眺富士山景，爲日本各園之一。此項消息，似極平常；然而在日本爲溥儀已備下別莊，或者天津之厲公，將一變爲執政，再變爲皇帝，三變爲古谿莊之安樂公與！不然，苟「滿洲帝國」較可以永久者，則皇帝總理無機，焉得息影于三島靜岡之別莊？此中作用，雖不敢確定如何；然亦總覺「不無可疑」。

四，爲安定日本國內之人心

三月三日北平晨社論；……日本萬世一子之帝政，國體尊嚴，不可侵犯。而歐戰以後，世界潮流，悉趨民主。新興國家，幾全爲共和國。日本欲鞏固帝政根基，在東亞一隅，非多散帝政種子不可。若其一手所操縱之東北偽組織，既非帝政，又非民主，則於國內人心趨向，不無影響。譬彼公司，斷無總行採用總經理制，而分行採用委員制之理，故東北偽組織之改用帝政，爲日本國情所必要者。

以上一說，在他處尙未經見。惟我們根據歷史上的事實，即辛亥革命時，日本舉欲干涉的經過，我們很覺得這一層也是很近於事實，蓋辛亥革命時，日本朝野却以爲中國革命，對於日本國體，有嚴重影響，非極力干涉不可，後以西園寺的看法，認爲革命難爲不幸事件，然既已發生，便難以禁止，所以此項干涉的主張，才算作罷。就此段的事實，則晨報此說，我們蓋覺得可信。未嘗不是原因

之一。

五，爲準備對美俄作戰

一月九日華北日社論：「滿蒙帝國」如底於成，則他日大戰之戰場，戰時給養之取資，與服役戍戎之征求，均無問題。」

一月十日申報載長春通信：「日本軍閥的估量以爲日美戰爭雖也有可能，但是觸發之機很少，地域也隔得很遠，美國如不採取攻勢，日本自然不能取攻勢，可以日俄的情形，就不同了。據日本所得的情報，說是蘇聯在遠東方面的軍隊騎步砲兵，合計有十一個師團，兵數至少有十二萬，飛機三百五十架，這些飛機當中，有能載好幾噸重的爆炸機，其續航力有二千五百公里。從海參崴到東京一千公里的行程，實有往復自由的餘力。還有三百架坦克車，是在北滿方面，一旦發生戰事的最有力的工具，並且在中東路沿綫，有幾千個共產黨員，是日本帝國的死敵，既不易驅逐，也不易殺完，於上述種種，日閥都十分恐懼，不敢輕於一戰。所以蘇聯強硬的時候，日本使略可退讓，不過他們認爲日俄戰爭是終於不可避免的。因此日本把第十師團，第十四師團，第八師團，與騎兵第一旅團，騎兵第四旅團，及其他砲兵旅團等，秘密集中在中東路沿綫，但他們以爲這還不夠，制勝固然很難，保持現狀，也非常易。所以要進一步向西擴張戰綫。先收內蒙古，他想用溥儀的名字，去籠蒙古人，比較好辦。於是日本就得個皇帝給他作，好向蒙古擴張軍事行動，以準備對俄衝突。」

一月八日大公報社論：「……據日方報稱，偽國收於三月一日，大改地方制度，厲行中央集權，裁廢行省，以各縣直隸偽府俾使日本之集中統制。同時改革軍警組織，完全統自中央以五縣至八縣為單位，改編軍警，用日本在鄉軍人為之指導。且當幹部教練之任。是不啻日官練華兵，以備驅之對俄。而日本關東軍更復提倡集團移民之宣傳，希望將來在滿洲能得七百萬之日本人，可成三個師團之徵兵區，其欲利用東北為未來之大戰場，高尤深遠。……」

以上消息，似均謂準備對俄。其實日本心目中敵人，在陸為俄，在洋為美。其陸軍固無日不在準備對俄，而其海軍亦誠無日不準備對美。據可靠情報；日人自侵佔東北，即禁米穀出口，至於去秋，尤為嚴密；蓋完全為準備戰時資源。不過東北對於日人對俄作戰，固為重要；而對於對美作戰，其重要性亦適有過之而無不及。日人的慣言之「日本湖」，即在軍事上把日本海使之湖化。自日本至大連結為一線，自日本至朝鮮之峯山結為一線，更自日本至會寧附近之清軍結為一線，如此則日本海日本湖而何？昔時長春東京間之距離，七十小時可達，今日以吉會路等之完成，行且何以縮短至四十五小時。當時受黑龍江為蘇里江之包圍者，今悉舉其背後之經濟圈，以集得於日本海，使中東路寢成僵死，價值蕩然。然則日本對美作戰苟能利用東北及朝鮮大陸以完成其所謂「日本湖」計劃，以逸居固守，或誠為遠攻較之孤立之區區三島，其實力之相去豈可同而語？所以她急欲驅使偽國改制，即是準備正式

取得東北大陸；急欲正式取得東北大陸，即是急欲完成軍事上的「日本湖」；急欲完成日本湖」，即是急欲準備對美對俄作戰。然則驅使偽國改制的原由，這又無疑的是最主要的一個。

六，為將來發展之根據

莫斯科三日塔斯社電著名之蘇聯政論家拉克在蘇聯機關報「消息報」上，發表一文，痛論溥儀稱帝之事。拉克謂：「清朝自一九一一年被中國民眾革命所粉碎後，其最後之苗裔，竟於三月一日在日本軍隊之行列中，乘武裝保衛之汽車，僭登『滿洲皇帝』之寶座。日本帝國主義者報紙，乃誇耀此『滿洲皇帝』，謂為滿洲和平之保障。彼等歌頌聽聆『滿洲民眾呼聲』之日本帝國主義，而後者之帝王威覺，又復在歷史之風暴掃淨歐洲最強大之王朝——和汗佐勒爾恩，哈布斯堡及羅曼羅夫——之後，建立一新王位，以充實此世界。然而所謂『滿洲民族』，不過一神話而已。滿洲人口十分之九，均係中國農民。全中國本部與滿洲之民眾，對清季之衰亡，完全冷靜，中國並無任何有力之保皇派；即為明證。清朝最苗裔溥儀，即係由駐中國之日本軍事勢力所豢養。日本軍事勢力，曾保護此子，於危亟之際，將彼移至天津日本租界。當滿洲『獨立』之鐘響時，又自該日租界以日本水雷砲艦將彼架往滿洲。日本軍國主義在滿洲建立一皇位，將清朝最後之代表置於其上，其追求之目的，則不僅在滿洲之限度以內也。昔時牽引清朝入主中國者乃吳三桂，吳三桂因畏懼農民之騷亂，且

對彼等充滿仇恨，乃訴諸情人，請求彼等統治中國，而助成對騷亂農民之鎮壓。日本帝國主義相信新吳三桂之流，必能發現於今日。彼輩在工人與農民新革命浪潮之前，寧願始終追隨蔣中正之道路。日本帝國主義者心中有此成竹，故將清朝最後之苗裔溥儀，置於皇位之上。滿洲之奪取，當然並非最頑強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最終目的，即熱河與內蒙之奪取，亦非彼等之最終目的。所有此類奪取，不外為準備將來發展之根據地而進行之初步行動性質。日本之軍事法西斯分子，每一思及中國之統一時，無不周身戰慄。果令四萬萬人組成一統一民族其有現代生產工具，備有現代防禦武器，必將改變全世界各種勢力之相互關係，且首先改變所有亞洲各種勢力之相互關係。日本帝國主義所恐懼者，即若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彼必倚賴美國，若中國走到社會主義道路，彼將仰賴蘇聯。無論任何道路，對於處心積慮以謀統治全亞洲之徒，均不能有任何好處。一部分日本帝國主義者希圖將中國內部最易奪取之一塊，割為已有。而欲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一統一之中國者，亦大有人在，彼等相信，中國級階鬥爭之嚴重化，將迫使中國地主資本家統治者各派系在日本刺刀保衛之下，逃往滿洲。如此，即可使日本帝國主義向長江流域推進。且其標語並非吞併，而係以清朝「合法」之政權，謀取中國之統一，日本帝國主義者，則隱身於其背後，同時佔取中國最高之職位隱藏於溥儀稱帝之觀念中，不外如此。

此種原因，不獨拉狄克氏知之，凡稍了於日人的傳流

政策者，無不知之。即是附近諸人，亦何嘗不分明曉得？祇是「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於是雖然裝猴子是痛苦的，也祇好說是樂意如此消遣而已！

七、為表示堅強的決心

三月三日北平晨報社論：『日本在國際上既處進退兩難之地位，而國內情勢，亦不許其對於東北四省有退後之舉動，故欲向世界再作一次之示威行動。偽組織改用帝政，間接即對世界表示日本決不肯放手。隱然若有國家對於東北問題與日本抗爭者，則日本惟有以武力與之周旋之意。而此種表示，適在美俄復交之後，尤覺有重大涵義。』

關於此點，蓋自日本以武力侵佔瀋陽之一九三一年之九一八夜起，直至置國聯之通告於不顧，置美國之通告於不顧，置國際間一切之規約於不顧；更進而製造所謂滿洲國，更進而蠻橫退出國聯，更進而至於此次之偽國政制；誠如日本朝野所引言：「不問一切，惟本既定之方針向前邁進。所以姑無論其骨子裏是否含着試探性或投機性；然而驅使偽國政制，有要更進一步表示其蠻橫之決心之意，殊不待言。」

八、為欺騙世界觀聽

三月三日北平晨報社論：『日本所號於世界者，曰東北偽組織為東北人之自動的行爲，與日本無干。惟各國稍明東亞局勢之士，無不知長春集團乃東京之傀儡者。日人雖努力宣傳，終無效果，蓋事實如是，無從顛倒也。然

日人猶欲運用種種手段，冀可轉變世界觀聽，故伴作叛逆集團之意思，令其變更政制，再宣傳於世界：「此彼輩自由行動之證據也，該組織果受日本之支配，則日本何必分此一舉？」此種心理，似極幼稚，但彼則以為大有作用。」

宣傳所謂真正民主，固是欺騙世界觀聽之一種，如晨報社論所云，但我們認為其用以欺騙者，還不僅是所謂「民意」；其所以欺騙者，亦不僅是欺騙而止；記得李頓報告書發表後，日本朝野大譁，有的人竟謂，「今日之滿洲國，治安已日趨於穩固，財政已日漸綽裕，完全臻於真正獨立國家之境，認識不足之李頓等，有再來調查一次之必要。」所以此次政制，以為除了以所謂幼稚的心理，要證明所謂民意外；確有更極力要證明偽組織已完全達於真正獨立國家之境之意。至於為什麼要如此證明，當然骨子裏還不是希望列強予以承認？

九，其他

街談巷語，還有一種看法，說：「如所謂滿蒙國果真成立，則日本大可乘此觀察國際形勢。苟與其有利，則可作進一步之侵略，實行吞併東省。苟與其不利，則亦可

以藉口日本所承認者為「滿洲國」，而非「滿蒙國」；以為其下台之轉圜。」

關於這種看法的前半，在上文已竟述過。後半，所謂以為其下台之轉圜；我們首先覺得與東京一月三日所發表之根本的外交方針：「對於『滿洲國』，決基於日滿議定書之精神，始終助長其健全的發展，並期確立日滿經濟關係」；及日本全國所慣言之「決向既定之方針邁進，不問其他」顯相矛盾。所以我們不敢斷言其可信性之如何。並且如果日本能如此存心，我們絕對相信同時日本也決將向國際宣傳說：「你們所通過不承認的是『滿洲國』，現在滿洲國取消了。是『滿蒙國』了，請你們借項下台，即早承認了吧。」

所以關於這一種看法，也祇是姑備一說罷了。

最後附帶聲明一句：以上八種因素，其間不無因果的關係。例如歸併未嘗不是備戰之因，侵華亦未嘗不是將來發展之基礎，不過為述說的便利，把牠們並列起來。總之，日本驅使偽國改制；是要完成日本的國策；是要君臨亞細亞；是要示威於全世；是要更澈底，更積極，更迫切，更露骨，更強暴的宰割中國。

國際一週大事記

一九三四，三，五，十一。

三月四日 日本宣傳波蘭將承認偽組織

長春四日新聯社電，駐日波蘭公使龍斯基，四日午前七時抵長春，在大和旅館談話如下，一余帶有本國政府將承認『滿洲國』之意圖，來滿視察。德政府已派谷諾爾商務官，而示有承認『滿洲國』之意，波政府亦有率先德國而承認『滿洲國』之意。預定在哈爾濱滯留四五日，充分與波領事，就承認問題交換意見，然後歸任，即時與本國政府電商一切。因有對聯盟關係，故願從速實現承認『滿洲國』。關於『滿洲國』之施行帝政，余表滿腔之祝意。雖欲謁見新帝，但無時間，殊屬憾事。」

三月五日 日本飛機被擊向俄抗議之結果

東京五日日本電通社電，據駐俄日本大使太田於本日寄至外務省之報告，該大使已於二日與俄外次索柯爾尼克夫氏會見，並就次述兩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處罰其責任者，一，俄機飛入朝鮮國境，二，俄方於一日向在滿洲境內飛行之日機加以攻擊，致使駕駛員負傷，俄外次當即答以關於第一事件，現尚無此項報告，惟先已嚴命該方面當局毋引起此類事端，故信其為誤傳，容俟調查後，再行答覆，關於第二事件，據報告謂係向飛入俄領內之飛機，行警

告射擊，太田復反駁以日機確係在滿洲領內飛行，且俄方若係作警告的射擊，似無妨用空砲行之，俄外次更答以俄方迭在西部國境，為行警告而發射實彈，要之，日俄雙方，刻均有向該方面當局命毋再引起此類事件之必要云。

三月六日 駐日波蘭使館聲明并無承認偽國之意

東京六日電通社電，關於外傳駐日波蘭公使，已體本國政府擬承認『滿洲國』之意，而前赴該地視察說。當地波蘭公使館，已力加否認，而謂其為一種誤傳。該使館秘書脫拉賓斯基氏，於昨日下午五時，曾特為此事赴外務省，訪問天羽情報部長，說明該公使赴滿目的，僅在視察旅居哈爾濱之波蘭僑民。

三月六日 英新使賈德幹呈遞國書

英國駐東新使賈德幹，六日晨十一時入觀林主席，如儀呈遞國書，茲譯英使頌詞，及主席答詞如下：

英使頌詞 譯文：主席閣下，本公使奉本國大君主陛下，簡派為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所奉就任國書，茲遵命恭遞，於貴主席之前。本國大君主諒望中華民國國祚綿延，並乘機代陳景仰貴主席之誠意。本公使茲膺簡命，代表本

國大君主來茲文物鼎盛之邦，實引爲至榮。從此得以駐節貴國，尤感忻慰。處今日之世，各國須依相倚，始足以謀彼此之福利，本公使是以對於中華政治經濟之發展，當抱親切之同情，本公使深知所負使命重大，對於貴我兩國間幸存之相互信任與友誼關係，自應竭用智力協作，以維持而鞏固之也。

主席答詞：公使閣下，貴公使以大英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資格，面遞貴國大君主陛下頒給就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至爲愉快。頃承轉達貴國大君主對於中華民國及本主席之盛意隆情，尤深感荷，謹請貴公使將本主席對於貴國同樣之好感，及恭祝貴國大君主陛下政躬康泰之意，一併代爲轉陳。貴公使謂今日各國必須互相依倚，始克共躋福利，本主席實同此懷抱。以貴公使之諗熟中華文物制度，且於中國政治經濟之發展，極表同情，本主席深信兩國睦誼自必益增篤厚。茲敢爲貴公使告者，國民政府及本主席對於貴公使任職期內所需以達此宗旨之便利，必當力予協助。敬祝貴公使旅祉綏和。

三月十日 德與秘魯聲明不承認僞組織

中央社南京十日電，外部頃接駐德公使劉宗傑報告，本月七日，德外長正式答復稱，德對滿洲問題，仍持向來態度。又秘魯政府，現亦切實表明遵守國聯議決，僞國任何政體，決不承認。對於僞國一日發出之通牒，謹訓令該國駐日代辦面告，秘魯政府不能承認之理由。

三月十一日 中國政府對傀儡僭號之通告及



！東西知莫離迷忽恍中霧里五入墮、

FOREIGN AFFAIRS WEEKLY

Office: Chung-Hai Fu You Chieh,
Peiping, China.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編輯兼
發行者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中海實光門
外 交 月 報 社
電話 西局二四一九號

印刷者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
外 交 月 報 印 刷 所
電話 西局二九三〇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外 交 月 報 代 售 處

附贈
辦法

凡在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以前定閱外交月報半年者同時附贈外交週報半年定閱全年者附贈全年逾期概行照價收費至希讀者注意是幸

外 交 週 報

巴黎政變之檢討

紀述

一週內之

討論國際間之

印永法

優待
辦法

最重要外交問題
現時關係與情勢
二十三年六月底以前訂閱外交月報半年者附贈半年一年者贈一年逾期收費

第一卷
第十一期

外 交 週 報 定 價 表				外 交 月 報 定 價 表			
定	預	定	預	定	預	定	預
全	半	全	半	全	半	全	半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內	國	內	國	內	國	內	國
四元二角	貳元二角	貳元	壹元壹角	叁元	壹元五角	貳元五角	貳元五角
外	國	外	國	外	國	外	國
七元二角	三元八角	叁元五角	貳元	伍元	貳元五角	貳元五角	貳元五角

每週一册(半年廿六期爲一卷)全年五十二期
零售每册伍分，國外壹角，郵費在內

每月一册(半年六期爲一卷)全年十二册
零售每册大洋叁角，國外伍角，特號另定，郵資在內。

香港澳門日本均照國內。郵票代洋不折扣

北平 中海 行 部 經 理 社 報 月 交 外